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第一辑

时空捕手

刘维佳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SFW



902008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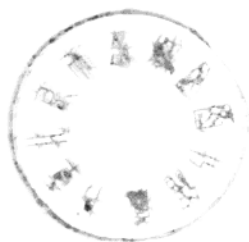
科幻世界文库



时空捕手

刘维佳 著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时 空 捕 手

著 者 刘维佳
责任编辑 田子鎰
封面设计 蓝 叶
版面设计 周 之
责任校对 吉 刚
责任出版 周红君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
开 本 787×960 1/32
印张 6.875 字数 110 千
印 刷 四川自然资源研究所
印刷厂
版 次 1999年4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1999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—3500册
定 价 70.80元(全套)
ISBN 7-5364-4187-8/I·15

■本书如有缺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■如需购本书，请与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联系。
地址/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
邮编/61004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

科幻世界文库

主	策	编	划	杨	潇	谭	楷
				阿	来	秦	莉
				莫	树		
编	委	田	子	鎰	邓	吉	刚
		莫	树	清	陈	进	
		阿	来		谭	楷	
		秦	莉		杨	潇	

序

• 杨 潇 •

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编完青年作家星河、凌晨、周宇坤、柳文扬、赵海虹和刘维佳的科幻小说专集，正值九九年春节前夕。老编们个个喜不自胜，竞相传看这套书的封面打样，如产科医院的医生护士欣赏一车乳香扑鼻、哇哇乱哭的婴儿。1998年冬，科幻世界杂志社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成立了科幻图书编辑室，编辑的第一套丛书，便是这六位青年作家的专集。它体现了编辑室的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推科幻新人，出科幻精品；

力的大小：全力以赴，不遗余力；

力的方向：繁荣中国科幻，推动中国科幻产业发展。

六位作家中，资格最老的星河，从事科幻写作不过五六年，而刘维佳发表第一篇科幻作品的时间是1996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捧出自己的专集，这既是作者自身勤奋写作的结果，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在世纪之交，中国科幻涌动的大潮中最先跳起来的几朵浪花。

也许，一些读者读完这几本科幻小说后，会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也可写科幻，出书嘛！”好，此话正中老编下怀。这儿朵最先跳起来的浪花，并不见得是最绚丽的浪花——我们坚信，好戏连台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况且，星河们年少气盛，风华正茂，他们定会不断超越自我，不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星河很有创新意识，他的《决斗在网络》是最早以“网络”为题材的科幻小说，由此带出一批“网络”科幻。赵海虹的《桦树的眼睛》写植物的“神经”，柳文扬的《闪光的生命》写复制生命，也是尖新的题材。科幻小说的成功，大都取决于科幻题材与构思上的新颖。周宇坤以硬科幻著称，硬科幻难写，他偏要碰“硬”，“硬”成为他的作品出新之处。凌晨的代表作《猫》，寻找到新的视觉；刘维佳竭力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哲学思考，都力求创新。

爱因斯坦斥责一些平庸的科学家说：“我最看不惯那些只愿意在一块木板上找最薄、最容易打孔的地方钻许多洞的科学家。”

科幻，写了多年后，已有许多“容易打孔的地方”，沿袭老套路必然流于平庸。

看来，要想成为能写出好作品的科幻作家，似乎应遵循另一套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瞄准高新科技的新动向，发现尖新题材；

力的大小：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，倾心创作；

力的方向：出精品。

1903年，鲁迅译完凡尔纳的《月界旅行》后，写下“导中国人群以行进，必自科学小说始”那一行黄钟大吕般的文字。九十多年过去了，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，中国科幻终于走向振兴之路，鲁迅先生的遗愿正在付诸实现。

我相信，继星河、凌晨等六位青年作家之后，将会有一大批青年科幻作家陆续登台，崭露头角，组成中国科幻大军的新的实力方阵。

21世纪中国科幻的晨钟，将被他们有力地撞响。

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科幻世界文库

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目 录

我要活下去·····	1
时空捕手·····	20
信息犯罪·····	44
黑月亮升起来·····	62
高塔下的小镇·····	83
一次小实验·····	116
追 寻·····	124
使 命·····	153
赛车手苏斯特的故事·····	172
你要是不来该多好·····	189
追击叛逆者·····	202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

我要活下去

• SFW Literary Treasure-House •

准备午餐总共花了不到五分钟，因为饭食实在太简单了：半只维生素面包，一点果酱，一片火腿，一杯循环再生水，再就是一些补充微量元素的药片。分量不足标准配给量的三分之一。戈里姆特呆呆地望着这点食品，心想就是用来喂他的远在地球家中的小狗恐怕也不够。自从两个月前运输船在距火星一百二十万公里的地方被流星击毁后，身为火星考察站站长的戈里姆特决定减少食品供应量。

“吃饭了。”戈里姆特走到工作间门口，向他唯一的下属阿米尔喊道。

阿米尔头也不抬地“嗯”了一声。戈里姆特于是不再说什么，转身回到餐桌旁，坐下慢慢吃了起来。

阿米尔正紧张地工作着，他认真记录各种数据，



仔细地分析研究，密切监视着火星的哪怕是极为微小的活动。自从货运飞船出事之后，他工作得比以前更加卖力了，他在努力使自己觉得一切和往常没什么不同。他的外表平静如常，但是内心却如同濒临死亡的蛇一样紧缩成一团。

不一会儿，阿米尔从工作室走了出来，坐到戈里姆特对面，一声不吭地也吃起来。

阿米尔咬了几口面包，突然抬起头盯着戈里姆特，缓缓开口打破了沉默：“给养不多了。”

这一回是戈里姆特头也不抬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我们活不了多久了。”阿米尔又说道。

戈里姆特不吭一声地嚼着那片火腿，腮帮一张一弛。

“我们熬不到救援飞船到来的那一天。”阿米尔提高声调大声说。

“见鬼！”戈里姆特一把推开盘子，喝道，“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说过几次了，基地方面正在全力组织救援，在救援飞船到达之前，我们只能自救！”

“自救？怎么自救？物质不比精神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！粮食没了就是没了，我们总不能去啃仪器设备吧？除非把‘莱文’吃了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‘莱文’不是毫无知觉的仪器，它是有感觉的！它……”

“去他的感觉吧！”阿米尔粗暴地喊道，“它所

..... ■



谓的感觉不过是传感器发送给它的电脉冲信号，它所谓的痛苦不过是我们给它编制的反应程序，它原本只是一台仪器而已！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掉它？”

戈里姆特沉默不语。“莱文”是主管考察站生活设施的电脑，但又不仅仅只是一台电脑，它是整个考察站的大脑，它的身躯就是考察站的墙壁。严格说来，整个考察站是一个活体组织，是用基因工程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式建筑材料，完全由与动物细胞没有多少差别的活体细胞构成，具有生长能力和分裂生殖能力。它能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，可以通过转化系统把外界有机物质转化为自身可以吸收的成分，以此供自身活动消耗。最为重要的是，“墙壁”之中遍布着人造神经网络，只要感觉到某一部分受到损伤，“莱文”就会提高转化速度，并刺激“墙壁”分泌出生物酶，促进细胞分裂，从而加快生长速度，使受伤处很快愈合。而每天不断死亡的细胞则被聚积到一起形成“墙壁”的外壳，只要生长活动不停止，外壳就会不断加厚。这样完全可以抵销火星风沙的侵蚀，并可自动愈合伤口，省去了人工修复的麻烦。这种活体“墙壁”再配上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电脑，完全可算是一个生物。当然，这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，即“莱文”的“躯体”是完全可以食用的。

“我的站长，你别那么迂腐好不好？请你回到现

..... ■



实中来，切实为我们的处境着想吧！”阿米尔用他自己认为最为语重心长的腔调说。

“这不是什么迂腐！你瞧，‘莱文’能思维能感觉，它会干活会喊痛，它是人！至少是一个智慧生物。吃它在本质上和吃人没什么两样！”戈里姆特也提高嗓门回答道。

“该死，真见鬼了！就算这样吧，又怎么样？饿极了我连人也敢吃！”阿米尔按捺不住，吼叫起来，

“吃人怎么啦？在蛮荒时代，人们就曾吃过人肉！只是后来文明化程度高了，这种行为才被当作社会禁忌。但每逢饥馑流行，就又会吃人！因此，我看能否吃人肉全取决于形势。你看看我们眼下的处境吧，再说，‘莱文’又……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！”戈里姆特大怒，大声打断了阿米尔，“原始人同类相食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从兽性中脱离出来，升格为人。而我们是高度文明的太空时代的人，我们的身上凝结着千万年进化所形成的智慧与良知，和数千年文明积淀而日臻完善的社会道德伦理，一旦抛掉了这些，我们就不再是人，而退化成了野兽！文明社会是不会接纳野兽的！”

“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文明社会！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活下去才是首要的目的！见鬼，戈里姆特站长，我想活，我要活下去！”阿米尔不甘心失败，继续争辩着，但气势已低了下去。

.....



“不行！阿米尔，你想过冰凉的刀子切进肉里是什么滋味吗？你想过一点点把‘莱文’割成碎块有多残忍吗？你的神经受得了吗？就算活下来了，你也会被文明社会抛弃！不行，我不同意吃‘莱文’，这是命令！”

阿米尔绝望地看着戈里姆特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缓缓地说道：“戈里姆特，这样好了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你可以不吃，但我还想活！理智要求我拒绝接受不合时宜的命令。我一个人吃总可以吧？我自己！”

戈里姆特盯着阿米尔濒于疯狂的眼睛，许久一言不发，像在思考什么。终于，他开口了：“阿米尔，如果活下去对你真的那么重要的话，你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吧，我撤销刚才的命令。但既然你已决定以‘莱文’为食，那么以后便不得再消耗普通食品。从此我以普通食品维持生命，你以‘莱文’为食，怎么样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阿米尔一个人坐在大厅里，四周静得可怕。刚才戈里姆特带着所有的食品进了卧室，阿米尔已无退路，只能“按自己的意志行事”了。

阿米尔一动不动地坐着，静候着饥饿的降临。桌上放着一个碟子和一柄锐利的餐刀，过一会儿他将不得不生生地从“莱文”的“身上”剝下一块肉来。他

..... ■



不能切断“莱文”和“墙壁”中人造神经网络的联系，也不能消除“莱文”内存中的应急反应程序，因为那样的话，失去大脑的机体会因为整体机能丧失而停止一切活动，从而使整个考察站很快在火星风沙的侵蚀下分崩离析。这给了阿米尔很大的压力，他的腹部一阵阵地发疼。虽说刚才他表现得心如铁石，但那只是因为他是和別人作斗争。那种斗争只要谁的意志坚定，谁就会赢，而他当时非常渴望赢。可现在他不得不和自己作战，和自己的意志作战，这回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否想赢。可能基地对目前这种情况的发生早有预见，所以“莱文”是没有感情程序的，保护考察队员就是它衡量一切的标准，就算让它自己选择，它也会得出与阿米尔一样的结论。然而阿米尔因此更加难受，这让他觉得自己如同一个企图以欺骗手段谋杀儿童的凶手。

阿米尔站起身来，四处走个不停，一来为了镇静情绪，二来为了消耗自己的体力，让自己早点感到饥饿。走了一会儿，他突生一念，启动了内部监视系统，调出了戈里姆特卧室内的情况。只见显示屏上，戈里姆特正在吃晚餐。饭菜仍是那么简单，他吃得仍是那么慢，神色仍是那么自如。阿米尔后悔了，他恼恨为什么自己要承担这可怕的压力。

终于到了必须进食的地步了，阿米尔慢慢拿起了刀和碟子。从哪儿下刀呢？切割得有计划，不能乱





来。如果左一块右一块乱切，则很可能会导致“莱文”的整体功能彻底瘫痪，毁了整个考察站。阿米尔斟酌了一会儿，选中了已经几乎空了的贮藏室。他走进贮藏室，在一面墙壁前蹲下，慢慢举起了餐刀。

一刹那间，阿米尔有些手软。想当初刚上火星时，由于不适应火星的重力状况，他跌过多少跟头啊，正是这柔软的墙壁使他不至于脑袋开花。阿米尔眼前一阵恍惚，在他记忆的深处，他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——

在他念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上解剖演示课，老师当着学生的面活生生解剖了一只毛茸茸的兔子。由于缺乏麻药，老师决定用探针破坏兔子的小脑。当探针刺入头颅时，兔子拼命挣扎，老师厉声喝令站在一边的他帮助按住兔子。他照办了。但是当热乎乎的兔子躯体在他的手中瘫软下去后，他完全陷入了恍惚之中，老师讲了些什么他都没听进去。他只是想起上课前他抚摸那只小兔时，小兔子是那么温顺、可爱，而现在小兔子那机灵活泼的红眼珠逐渐暗淡，最终完全变成了灰色。心中的痛苦使他的脸扭曲了……

阿米尔的手一阵软麻，餐刀啪的一声跌落在地。

阿米尔深吸了一口气，霍地站起身来，几步跨到门前，挥起手臂向门板上砸去。一阵钻心的剧痛。阿米尔铁青着脸继续挥动手臂，直到疼痛完全淹没了软麻的感觉。





阿米尔走向墙边，伸手飞快地捡起餐刀，猛地刺进“墙”里，然后向下使劲一拉。一阵皮开肉裂般的轻微响声传入阿米尔耳中，整条手臂立刻变得像不是自己的了，重新产生的软麻感觉一直传到了心里。阿米尔觉得自己快要晕过去了，他咬紧牙关，把全身的力量倾注到握刀的右臂，使它继续移动。

一块巴掌大的“肉块”总算切下来了。阿米尔把它盛在盘子里，快步走到厨房，交给了自动烹调系统。究竟怎么烹制？阿米尔想了一下，调出了煎制牛排的程序。

直到这时，阿米尔全身的肌肉才松弛下来，他才注意到自己全身都湿透了。他跌坐到椅子上，把头仰在靠背上大口喘着气。

过了约摸五分钟，自动烹调系统的蜂鸣器响了，一碟热气腾腾的“牛排”呈上了餐桌。阿米尔强打精神站起，他发觉自己现在软得像根面条。

阿米尔用刀叉拨弄着那块“牛排”，好半天才切下了硬币大的一块，慢慢放进嘴里。他的眉毛立刻挤到了一块，这玩意毕竟不是牛排，火候也不够，一股生腥味儿直冲脑门。阿米尔一把扔下刀叉，冲进卫生间不可遏止地呕吐起来。

从卫生间出来后，阿米尔没再进厨房，他走进自己的卧室，一头扑到床上，紧闭双眼不再动弹了。



阿米尔醒来之后，觉得脑袋又疼又晕，全身像散了架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；稍微走上几步，心里就慌得厉害，不能不补充点营养了。阿米尔艰难地走进厨房，把目光移到了那碟“牛排”上。现在到了悬崖边上了，吃就活，不吃就死。阿米尔狠了狠心，端起了盘子。

五分钟后，一碟煎好的“碎牛排”摆上了桌。阿米尔怔怔地望着它，好一会儿才举起了勺子。他闭上双眼，尽量什么也不想，大口咀嚼了起来。这一回煎制得都有些过火了，淡淡的焦糊味儿多少抑制住了心理上的异样感觉。阿米尔每一勺只略略咀嚼几下便匆匆咽下去，生怕又会引起胃部的不适。

没过几分钟，一碟子“碎牛排”就全下了肚。阿米尔扔下勺子，盯着桌面呆呆地坐着，他在努力保持那种什么也不想的虚空状态。

突然，阿米尔感到胃部一阵痉挛，嘴里清水直泛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像头困兽似的四处走动。他在与恶心感拼斗。撑了一会儿，阿米尔觉得不行了，他冲进厨房，从调味剂橱柜中翻出一瓶辣味剂，仰头喝了一大口，顿时涕泗交流。阿米尔忍不住大叫了起来。

四五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，肚子又感到饥饿了。阿米尔不得不又拿起了刀和碟子。

在此之前，阿米尔不停地在发狠。他不停地在回忆那些曾让自己感到内疚的往事，而又竭力使自己相

.....